

比《圈子圈套》更真实 比《做单》更有效
说透**销售**成长**秘笈** 写尽**市场**竞争**秘闻**

QUAN
LI
QUAN
WAI

圈里圈外

张习伟
著

本年度最具震撼力的商战小说

联想研究院、同方易豪、流媒体网、中海视讯、闪动科技、罗兰贝格、CRI

七大CEO、总裁鼎力推荐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圈内圈外

张习伟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圈里圈外 / 张习伟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229-03622-5

I. ①圈…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1824 号

圈里圈外

QUANLI QUANWAI

张习伟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选题策划: 李连利

责任编辑: 陶志宏 汪晨霜

装帧设计: 艺和天下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 / 16 印张: 18 字数: 233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622-5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一 重整旗鼓

- 01 新一轮开始 / 001
- 02 最初格局 / 004
- 03 新龙公司 / 007
- 04 纵横诞生 / 012
- 05 京城战争静悄悄 / 015

二 猛龙过江

- 01 风雨欲来 / 019
- 02 执法科长 / 023
- 03 见招拆招 / 028
- 04 法不容情 / 031
- 05 寂寞高手 / 035
- 06 温情脉脉 / 039
- 07 痛苦的决定 / 042
- 08 生存与死亡 / 047
- 09 人生如戏 / 051

三 爱恨之间

- 01 脆弱的憨厚 / 058
- 02 不若疏狂 / 065
- 03 铿锵大年夜 / 077
- 04 两线作战 / 089
- 05 树欲静而风不止 / 097
- 06 恨无由,爱无罪 / 105
- 07 楚门世界 / 111

四 战无不胜

- 01 校场比武 / 118

- 02 初到贵宝地 / 126

- 03 冲锋陷阵 / 135

- 04 御人有术 / 144

- 05 初战告捷 / 151

- 06 旧爱新欢 / 157

- 07 行为艺术 / 166

- 08 草木皆兵 / 173

- 09 酒店迷情 / 181

五 龙争虎斗

- 01 大战在即 / 188

- 02 情何以堪 / 195

- 03 潜在敌手 / 201

- 04 烦恼人生 / 208

- 05 两败俱伤 / 216

- 06 激情午夜 / 223

- 07 排兵布阵 / 231

六 人在江湖

- 01 祸不单行 / 238

- 02 乌鸡变凤凰 / 245

- 03 好事成双 / 252

- 04 物极必反 / 260

- 05 暴风骤雨 / 267

- 06 有种结束叫开始 / 275

一 重整旗鼓

01 新一轮开始

黄易来到武汉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辞了,走出宝源大厦那一刻,天空多少有些阴霾。

回头想想,到武汉不过一年的时间而已,甚至都没来得及将大武汉这座有八百多万人口的中部城市大致走一走,他就在愤怒中递交了辞职信。黄易的心境忽然变得有些明朗起来,有一种离开狼窝的感觉。天还是那片天,他知道,从这一天开始,生活就要换个模样了。怀着悲壮的心情,他毅然穿过了宝丰一路,迎面而来的是一位长发飘飘的美女。

好的开始,黄易心想。乱念将生,口袋里的电话却不合时宜地疯响,吓了他一跳。

“喂,你好。”

“黄易,你在哪儿?”同事吴君的声音,有点急。

“吴君,你好。我在刚刚离职的公司楼下一百米的马路对面。”黄易认真地调侃。

“还开玩笑!你一走,大伙都不想干了。”

“干不干与我没关系,我做销售,不管思想工作。”

“别走了,回来吧。”

黄易沉默了,听得出,吴君是真诚的。相处日久,他感觉这丫头人不错,工作能力也挺强,是个认真的人。

吴君又说:“你的辞职信老潘还没签字呢,她也傻了,坐在总经理室里发呆。她大概也不想你走。回来吧!”

“开玩笑!”

黄易恼火了：“我们费力打市场，她却在办公室喝茶，弄些驴唇不对马嘴的市场拓展计划，然后拿来跟我们指点江山，还听不进旁人意见，我们没说什么吧？这些日子，K88、科华、中星没攻下的单子，我们攻下了，我们没攻下的单子他们也没攻下，有目共睹是不是？市场都做到这份上了，她不说好听的也就罢了，可她凭什么克扣我们的奖金呢？好嘛，这就不谈了。可她凭什么在我辞职的情况下，还扣下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这就是想留我的态度？就算养条狗，也得喂饱吧？嗨，得了！这些土鳖私企老板脑袋都进水了，搞不清楚谁在给他们赚票子。再不走，我脑子也进水了。”

吴君沉默了。

黄易自嘲地笑笑，说：“你别多想，这事跟你无关。”

“不是啦，老潘不懂这行业，是该多接纳下面人意见才对。算了，不说了，反正你这一走，销售部其他人都不想干了。晚上大家聚聚吧？”

“好，下班打我电话，再见。”

“再见。”

挂断电话时，长发美女早已失了踪迹。黄易心里烦闷，满脑子都是刚刚离开的销售团队，不由得恨恨地骂了句：“妈的！”

他对老潘这人的确没什么意见，甚至还有一丝敬佩。一个原本从事食品行业的女人不懂IT行业实属正常，可她对一个业绩不错的销售团队这么瞎指挥一通就是她的不是了。有些事物在形式上走走就可以了，现实毕竟需要一步一步踏实而行，再华丽的计划脱离市场现实也只是废纸一堆。教育行业那么好做吗？教育教学信息化的确是个风向标，可问题是，谁来埋单？有多少学校能够或者愿意掏出这笔不大不小的资金，投入无先例可鉴的预案上呢？有多少教师连计算机基本技能都没掌握，又怎么能短时间内将教育教学素材库熟练应用在教学中？太多了。可这些老潘根本不去考虑，她似乎只会挥舞着手中的全省教育信息采集资料高喊着：“这么多学校，我们只要做下五分之一，就是×××业绩！”一想到这些，黄易就觉得胃里有条五百克的肥虫在蠕动。他敢打赌，老潘这会儿肯定还没搞清楚蛋糕和CPU的区别。当然，前提是没拆包装。

在一个想象的空间里，任何事物都可以完美无瑕，可是在现实状况下，没有什么不是千疮百孔，何况涉及到钱这个东西。一想到钱，黄易脑袋

都大了，赶忙就近找到柜员机，查了查卡，终于长吁了口气。卡里的钱足够养活自己半年了，可以静心猫在被窝里把世界杯看完。

路上黄易不断给客户打电话，告诉他们他辞职了。这样做出于两点，一是这些客户的关系都还不错，打个招呼，日后再做其他产品也好联系；二是隐晦地告诉客户，以后公司以黄易名义打来的电话都与黄易无关。毕竟这个世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让客户喜欢，毕竟这个社会不是每个客户都会被利益驱动，是不是？

到楼下时，黄易给女友打了个电话，然后上楼。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尤其是春节将临这段日子，他忽然想起很久没有给老妈打电话了。

武汉的冬天有一股邪性的冷，气温并不低，但湿度大。冬天下雨，偶尔飘落零星雪花，落下时也成了雨夹雪。这种冷透骨寒心，与东北老家的凛冽北风和漫天大雪相比，老家的冷更像傅红雪的刀——凛冽、无情、凌厉，透着天机般的血色温意。

黄易常常怀念老家的事物，随着年岁不断增长，这份怀念愈来愈重，可他还是坚持三年没回去。读高中就开始住校，再上大学，毕业倒是回了老家两年，办公司，搞小型投资，开酒吧，随着野心的膨胀，老家这个县级市的魅力和银行卡里不上不下的存款让黄易不甘心：凭什么我就不能拥有百万千万资产？他开始结交一些道上的人，生活渐渐奢靡，声色犬马的日子消磨了斗志，滋长了不良念头，与第一个女友的关系渐渐疏离，对小本经营的东西开始嗤之以鼻，大把地花钱，学会赌博，甚至在桑拿房住上一两个星期也不出来。半年后，梦想中的百万千万仍如空中楼阁，幻化在道上那些狐朋狗友的空泛豪言里，而积累的那点资本也已成明日黄花，消散在灯红酒绿的浮华中。黄易开始负债，开始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借钱、贷款，幻想一朝得势、万况盛艳，结果负债累累，唯一不曾遗弃他的女友被他遗弃。猛然清醒后，他已经形单影只、家徒四壁、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

坐在阴暗的角落里，酒精的刺激越发让黄易幻迷，也让他清醒，从头至尾回忆两年中的点点滴滴，到头来只剩下一副空壳，对亲人和女友的愧疚和忏悔只能埋在心底，面对自己一手造成的悲惨境地，他作了一个无法回头的决定：离开。面对所有人的质疑和疏远，带上从未失落的梦想和母亲偷偷塞过来的一千块钱，他离开了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身后没有一个人送行。

列车呼啸的架势像凶猛的远古怪兽，而他则像一头伤痕累累的狼，满目都是悔和恨。盯着列车洗手间镜子里的自己，黄易突然一拳砸去，恶狠狠地质问自己：从今往后，做任何事都不许后悔，不论对错！

结果，他被列车员带走，罚款五十。那一年，黄易二十七。

02 最初格局

夜幕降临，黄易刚好赶到金盾大酒店对面胡同里的一家土菜馆。吴君、王晓丽和石磊的身影从玻璃窗映入黄易视线时，他也看到了土菜馆内的满堂食客。

很多时候黄易想不通，武汉的餐饮业为何如此火爆。酒店、餐馆、地摊，大部分时间里都坐满了食客，这让他经常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IT不就是挨踢嘛，什么白领金领，叫得再好听还不都是打工的，就是“挨踢”的命，不如开家小餐馆，地摊也行，赚多赚少好歹心里踏实。

这种念头不止一次自黄易心底冒起，却从未实施过。在他的意识里，这至少是一条可行的路。当然，三年之后他对这个念头的全盘否定，饱含了他对生活和现实更深的认知，自然不是此刻的他所能明了的。后来，生活不断地告诉他“不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这是错误的”，而什么是正确的，生活从来不说。

直到那次看电影《手机》，他有所醒悟：生活从来不是电影，没有预告。

推门而入的一瞬，黄易从三人望来的目光里读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讯息，是什么，他不知道。石磊拉了张椅子过来，黄易拍了拍石磊肩头，以示谢意，又摆了摆手，冲吴君和王晓丽点点头，说道：“我来晚了，不好意思。点菜没？”

“我们也刚到，”吴君将菜单递给黄易，“你再加俩菜。”

“咱们可说好，今天你们请我，算给我开欢送会。”黄易嘻嘻哈哈地接过菜单，胡乱翻着。半晌没见有人说话，又抬头看着三人，“气氛这么凝重？不会吧，我走了你们这么难受啊……”

见吴君和王晓丽情绪有点伤感，石磊手一挥：“算了算了，我来说，没

什么大不了的。黄易,我们想一起辞职,咱们一起做吧?”石磊是个帅哥,刚毕业一年,做事利索,说话干脆。

王晓丽则是个老业务员,胆子有点小,她和吴君都是本地人,平日对石磊这个小弟弟颇为照顾。

尽管觉出有事发生,黄易还是一愣,未料三人想法这般决绝。黄易喝了口茶,放下茶杯时扫了三人一眼,确认他们不是在开玩笑,这才开口:“说说看,你们的想法。”

“注册一家公司,就做我们现在给老潘做的产品,市场我们了解,现有的客户需求我们最清楚不过。”王晓丽说了黄易进门后的第一句话。

石磊又加了补充:“市场你们做,技术我包了,这系列产品我都了解,应该没问题。”

黄易将目光转向吴君。他很清楚,这三人中吴君做事最稳妥,他想听听吴君的想法。

“你销售做得好,有你在,我们心里有底,至少我们这个团队的业绩不会差。你这一走,更没人敢对老潘提意见,我们不能眼瞅着辛苦建起来的客户网毁在老潘手里。与其荒废,不如我们自己做。”

吴君的话有些伤感,黄易心里又何尝不是?商场无情人有情,一年的风雨相处,来来往往二十几人,只有他们四人始终不曾退缩地坚持了下来。业绩出来了,人却要散了,莫说吴君、王晓丽是女孩子,即使是石磊亦满目悲伤,黄易看着心里也不好受。

看了看黄易,吴君又说:“我们可以凑点钱注册公司,眼前你手里就有两个单子,丢掉不如捡起来。这两个单子的收益,至少够公司初期一年的日常开销,我们就可以安心开发新客户。这就是我们的设想。但你不要误会,我们不是看你手里有单子才找你,真是想大家在一起做点事。”

“我懂。”

黄易不再调侃,很认真地回答吴君。见三人一齐看着自己,黄易明白他们是想知道他的想法,他想了想说:“我不反对这么做,但我有疑问。”

“什么疑问?”

“第一,还有谁知道这件事?”黄易笑了,诡异地看着吴君,“集体辞职,成立公司,还做原公司在做的产品……一个下午而已?”

还有半句话黄易没说出口——怎么看怎么像蓄谋已久。

三个人不说话了，王晓丽和石磊互视一眼，齐望去吴君。吴君抬腕看了看手表，说：“我还约了一个人，快来了。”

“谁？”

“一个也许能给我们带来投资的人。”

扫了王晓丽和石磊一眼，黄易确认他们事先不知此事。他没做声，将目光投向吴君。吴君什么也没说，只肯定地点点头。

“好，这事等会儿再说，能有投资人进来是好事。”

见吴君暂时不想说太多，黄易没有追问，继续说下去：“第二，产品渠道。老潘是一级代理商，在湖北做这系列产品不可能回避她。”

三个人齐看着他，黄易诧异地做了个退避的动作：“干吗？要吃我？”

四人同时笑了，吴君无奈地瞪了黄易一眼：“都什么时候了，你就不能认真点。”

“一起干吧！”石磊兴奋地望着黄易。

王晓丽：“这个问题我们想过，可以先跟老潘谈，我们做二级代理，一样等于替她做市场，我们跟她之间不过是劳务关系有所变化而已。”

停顿片刻，她才说出重点：“实在谈不拢，就得你出面找找老冯。”

老冯在北京，是深华科技华中大区经理，黄易四人谈论的产品正是深华科技推出的全新系列产品，老潘之所以敢签每年500万的湖北省总代权，就是看中了深华科技在业界的影响力。深华科技不但在国内业界久负盛名，借着上市的东风，近年来在海外市场的扩张上同样取得了不菲战绩。而老冯身为深华科技高层器重的新生代人物，又恰好分管华中地区业务，如果他出面，老潘的公司不过是湖北省总代理，货源问题应该不大。

“你们这些家伙，原来在算计我。”看着三人期待的目光，黄易没有直接答复，他有顾虑。

深华科技的国内销售总监老陈与老冯都不过四十岁，也都是深华北京高层重点培养的新生代力量，虽表面看来合作愉快，实则黄易很清楚，深华科技在内部管理权力分配上存在问题，这直接导致各大区经理与销售总监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激化，尤其表现在老冯与老陈身上。黄易在深华科技工作过，是老冯一手带出来的，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非常清

楚这种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容不得半点差池，一旦被对方抓住一丁点儿把柄，立刻就会被无限扩大化，直接后果就是今天还是地位显赫的人上人，明天就变成街头寒风中的流浪汉。这种打击是致命的，不但会摧毁一个人辛苦多年经营起来的地位和权力，更能摧残一个人的信心。

业界这个圈子看起来很大，其实很小。韶华易老，再回首，已白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可以奋斗？

老潘这个人有点“混”，一旦她脑袋发热，死活不同意走货给他们，老冯也是不好说什么的。而他们要做，只有窜货，并且是由深华总部窜出的货。这条路可以通，但一旦被人发觉，受伤害的将会是老冯。

这才是黄易担心的。

黄易点了根烟，望向外面的街道。玻璃和灯光很能迷惑人心，如果不是匆匆而行的人们穿着棉衣，几乎让人忘记这是冬季。服务员进来时带了一份菜香，石磊提议喝点酒，便要了几瓶“行吟阁”。黄易又点了水煮肉片和红油猪耳，一个吃起来过瘾，一个是绝好的下酒菜。

四人干了杯酒，算是为黄易送行。黄易又倒了一杯：“来！我也给你们送行！”四人不约而同笑起来。这时吴君的电话响起，信号不好，喊了半天，放下电话说：“我们先吃，他那边有个饭局，结束了给我电话，一起喝茶。”

03 新龙公司

黄易吃得满头大汗，他不大能吃辣的食物，但喜欢吃，尤其吃麻辣火锅时，通常要去洗手间三四次以冷水洗脸。石磊见大汗淋漓的黄易还在猛吃水煮肉片，哈哈大笑：“老大，你像几百年没吃过一样。”

“几百年？不够。几千年也照吃不误。”黄易压根就没停下的意思，还顺口念了句诗，“人生难得几回吃，更想吃，更想吃。”

王晓丽抿嘴偷乐，吴君撇了撇嘴，嘟囔了句：“肾虚吧。”

“嘿嘿！”

黄易终于停下筷子，冲吴君贼笑时还不忘用餐巾纸擦掉嘴角的红油，一本正经的样子：“你们不要笑，人生不断在掘金，真正能掘到金的人有多

少？”看到三人不做声，黄易喝了口茶，接着说：“像我们这样的，不就没吃过一口金嘛。而那些掘到第一桶金的人又总想掘到第二桶金、第三桶金，永无休止。‘更想吃，更想吃’，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寓意深刻，这是好诗！”黄易给这句歪诗下了定义。

王晓丽与石磊对视一眼，挤眉弄眼地坏笑，还不时故意、偷偷瞄黄易几眼。

“一群俗人，一群俗人！”黄易有点急了，目光殷切地望过去吴君，“你不会和他们一样俗吧？不会，你肯定不会！”

吴君看看黄易，又瞅瞅王晓丽和石磊，很认真地告诉黄易：“你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的歪诗！”

黄易一口茶水几乎没喷出来。

王晓丽和石磊哈哈大笑，连连附和：“对！就是歪诗，纯粹胡说八道！”

一番胡闹被电话铃声打断。黄易和吴君的电话几乎同时响起，黄易见是女友王隼的电话，边按下接听键边走出包间。

“下班了？”

“嗯。你在哪儿？”

“在金盾对面土菜馆，和同事商量点儿事儿。吃饭没？”

“吃过了。那我先回家，刚才老妈电话催了，果果闹人，得抱着不停走动才不哭，我回去帮帮老妈。明天我再到你那里去。”

“好，晚点我给你电话。再见。”

果果是王涛出世不到三个月的宝贝女儿，而王涛就是王隼的哥哥，在市公安局工作，平日工作很忙，孩子出生后便将老婆和女儿送到父母家中。王隼在S区区政府工作，特别喜欢果果，白天工作，晚上下班就早早回家帮助照料果果，这三个月里，陪黄易的时间明显减少。黄易也不在意，倒觉出一份难得的轻闲，偶尔周末去看看果果，或者陪女友的父母带着果果到中山公园晒太阳、散步。

来武汉一年多，黄易与王隼的家人早已熟络。王隼的妈妈不大喜欢黄易，大概担心贫穷的黄易给不了她女儿幸福；她爸爸恰好相反，每次黄易去，这老兵总喜欢拉着黄易喝两盅；而她哥哥嫂子则无所谓的样子，对黄易不冷不热。

黄易挺为难。

多去，还是少去？

不过这个难题不久就解决了。那次黄易去王隼家吃晚饭，饭后两人在厨房有说有笑地洗碗，黄易忽然看到女友的妈妈一脸不高兴地望了两人一眼。黄易不明所以，洗碗后没坐一会儿就扯个理由溜了。第二天，王隼满脸不高兴地告诫他：“以后到我家说话注意点，别大大咧咧的，湖北人性格与你们东北人不一样。”

黄易纳闷：“怎么突然莫名其妙说这番话？”

“昨晚你都说什么了？”

“昨晚……昨晚我说什么你不都在场吗？哪里说错话了？”

“你说你把这辈子的碗都洗了！”

“……这话有问题？”

“被我妈听去了！你在我家洗碗，还说把一辈子碗都洗了，这不是说我家裡人虐待你啊！”

“……老天爷啊！窦娥啊！”

争执之下，黄易越解释，牵扯出的问题越多，最终两人大吵一场，不欢而散。黄易一气之下倒觉得庆幸：这样也好，我还不乐意去呢，乐得自在。

那俩月里黄易觉得很舒坦，过了段浪人日子。后来两人是怎么和好的黄易记不清楚了，他压根就懒得记这些“没事找抽的鬼东西”，反正两人又经常牵着手在武汉走来走去，也恢复了每天通电话的习惯。

就像今天一样。

挂断电话，黄易还没进入包间，吴君三人已推门出来，说：“走吧，他来了，车马上到。”四人在门口等了不到三分钟，一辆商务别克缓缓停在土菜馆门口，车内好像有不少人。

黄易三人跟在吴君后面走近商务别克，吴君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径直走向车尾。黄易心想：此人架子不小嘛，还要吴君替他开车门。这般想着，便盯着车窗的墨色玻璃看，心里有点不舒服。

大概是黄易的眼神不大友好，车窗缓缓摇下，一张满面疤痕的凶脸出现在窗口，脑门上方一片光亮开阔地：“哥们儿，看啥呢？找事儿呢？”

“发什么愣，过来呀。”吴君停在商务别克后面的一辆破旧依维柯旁，

向黄易三人招呼。

黄易差点晕倒，赶忙对那车窗口的光头凶脸说：“哎哟哥们儿，不好意思，认错车了。”说着，灰溜溜地快步走开，身后传来光头凶脸的恶语打趣声：“哥们儿！车认错没关系，女人千万不能认错啊！”

车很快到了知音茶艺门口，黄易、王晓丽、石磊先入内落座，几分钟后，那人停好车与吴君一同进来。吴君向大家介绍道：“这位是赵风。”

三人站起来与赵风握手寒暄。

刚才车里灰暗，大家只点了点头，并未多言。此刻，黄易才认真地在暗里打量了赵风一番，握手时特意用感觉观察了赵风的手，在心里对赵风下了第一印象评语：稍胖、好交往，不是投资人。

“这位是黄易，她是王晓丽，他是石磊。”吴君一一介绍完毕，喊来服务生，要了三杯五峰绿茶，一壶苦丁。

赵风笑着说：“这样啊，我就开门见山。吴君与我是多年的朋友，下午，她电话里和我大致说了你们的情况。我也许，是也许啊，能给你们找来投资，不会太多，但够你们起步。”赵风说话时习惯双手握在一起，重点强调时习惯用啊拖坠出简短的昂音。

“原来赵经理和吴君是多年朋友，怪不得吴君这么有把握。”黄易已经可以确定赵风不是投资人，即便是，也绝不是第一投资人，他善意地笑着开吴君玩笑。

吴君倒是落落大方，说：“以前我们是邻居，关系一直不错。下午电话里我跟赵经理把情况大致说了一下，他说如果我们自己做，也许能给我们找到少量投资，我就给你打了电话，随后又私下跟王晓丽和石磊约了晚上吃饭，来时路上说了辞职的想法，他俩也赞同。事情的大概就是这样。”

服务生送来茶水，吴君和王晓丽抢去苦丁，三个男人喝绿茶。

黄易从来不觉得苦丁茶有什么好喝，就像从来不觉得女人善于处理复杂的决断一样。可是吴君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让他不得不刮目相看，也让他开始怀疑自己对苦丁茶的看法是否过于武断了。

“需要我们做什么？”黄易目光停在赵风这个不修边幅的男人脸上，“我是说，在取得投资和了解投资方情况之前，我们需要做的是什？”

赵风欣赏地看了黄易一眼，说：“我不是投资人，投资人是我老板。在

你们见他之前,需要做一份可行性报告,以便见面时言之有物。”停顿片刻,他又补充了一句:“吴君一直说你能力很强,从你这个问题的思维方式看,她没说错。”

“那当然!我的眼光能差吗?”吴君得意状,好像赵风赞的是她,不是黄易。大家笑起来,吴君正色说,“赵风的老板就是新龙的老总。”

黄易一惊,端起的杯子停在嘴边,问道:“新龙?何博昌!?”

关于何博昌的传言很多,黄易听得最多的版本是,武汉天河机场的飞机维修时缺少一种冷门配件,当时这信息被一个精通英文、德文的研究生知晓,这名研究生查询到该种配件的国外厂家后,开始积极寻找合作人。何博昌找到这名研究生,一番交谈后,大胆地与研究生草签了一份合约,利用关系贷款一百万购置这种配件,五个月后,一百万变成三百万,何博昌与研究生各分得一百万净利。不久,何博昌和他的新龙公司出现,短短五年时间,迅速扩张。现在,能入新龙工作,就代表着高薪和进修机会。

黄易无论如何也未想象到,这次小投资的背后,竟然牵扯出了何博昌,他怎能不惊!

“就是他。”不管如何隐藏,赵风言语间的得意之色还是显露无疑,“所以,你们一定要在七天内拿出一份令他满意的关于这系列产品在湖北市场销售的可行性报告,我才能帮助你们从他那里获取投资。”

“需要数据和文档资料的话,明天辞职时我们从——”

石磊话刚说了一半,便被黄易打断:“我们回去考虑一下,明天给赵经理答复。你看这样可好?”

“应该的,你们好好考虑考虑,明天让吴君打电话告诉我你们的决定就行。如果决定要做,七天后,还是这里,我将何总带来,你们带上可行性报告。”赵风友善地笑了笑,又说,“那今天就这样吧。时间不早了,我用车送送你们。”

“你们谁住得远,可以搭赵经理的车,我就住这附近,溜达回去就行。”黄易隐隐觉得吴君和赵风的关系非同寻常,说话间,目光看去了王晓丽和石磊。谁知,这俩傻瓜挺兴奋,见有顺风车,连连说好。

黄易站在寒风中的路灯下看着那辆破旧的依维柯消失在车流中,竖了竖衣领,掉头向住处行去。车流的异彩灯光在黄易身上不断投映出奇奇怪怪的

图案,频频闪过。

他刚才阻止石磊的话自然有他的道理,如果上升到经济案件层面,石磊所要表达出的意图,已经构成一种犯罪动机。而这种事,即便当真要做,也是说不得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这种事,黄易不干。

04 纵横诞生

黄易大汗淋漓地倒在床上,窗外冷空气肆虐流窜,屋内则春梦深深。

王隼轻巧地挑起从双臂滑落的丝带,侧目看了看窝躺在身旁的黄易,眼神清亮明媚。穿好内衣,王隼顺手将棉被拉过来,盖上两人的身体,在被子里抱住了黄易,两片绵绵的嘴唇轻轻张合:“休息半个小时我就回家。”

“嗯。”黄易仍闭着双眼,手指在王隼滑溜溜的背上轻轻滑动,混沌着说,“休息一会儿,我送你下楼。”

“你有日子没去我家了,这个周末来吃饭吧?”

“不去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不好。”

“那你还废话。”王隼拱在黄易肩头狠狠咬了一口,不理睬黄易的龇牙咧嘴,幽幽地说,“这种状况,什么时候能买房子啊,更别提结婚了。”

“结婚就一定要买房吗?”

“不买房,住哪儿?”

“那么多结婚的,都买了房才结婚?”

“你什么意思!”

王隼忽地坐起身子,黄易精赤的上身顿时被冷空气激起阵阵寒栗。睁开眼,看到王隼气呼呼地瞪着他,黄易便搂着她肩头躺下,又盖好被子,才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妈不像在嫁女儿,像卖女儿。”

“你!”王隼愤怒地扭动身体,无奈被角被黄易压得结结实实,她半天挣不开。黄易无奈地补了句:“就是卖,我也要买啊!你妈要是不将你卖给我,

我就是抢,也要把你抢到手!”

“谁要跟你啊! 跬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德性!” 猫在黄易怀里, 王隽抬眼狠狠剐了他一眼。

屋内的灯光冷冷清清, 照着简陋的布置。黄易瞄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将王隽搂得更紧了, 心里温暖如春, 又有些忐忑。对于未来, 他曾设想过无数次, 但一直对这份爱情存有莫名其妙的忐忑, 说不清道不明。

王隽的父母是建设兵团的老兵, 她舅舅是建设局局长兼重大工程指挥部指挥长, 她哥哥是公安局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 她的表姐和姐夫在国内和澳大利亚都有经营得不错的公司, 她的……唉, 黄易每次想到这些, 心里就犯酸, 自己有什么呢? 除了空泛的大志, 什么都没有。

从第一天进王隽的家门, 他就告诉她的父母: 我是农民的孩子, 穷人家的孩子。可是, 这似乎不起一点作用。她的母亲下达的军令是: 没房子, 不要谈结婚。黄易很清楚, 作为一个母亲, 她的要求并不过分, 比较他与王隽的家庭环境, 她不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恋爱已经够可以了。谁愿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前路不明”的流浪汉呢? 没有这样的母亲。更何况, 她的女儿不单长相漂亮, 而且连续五年获得市演讲大赛第一名, 也是区政府搞宣传工作的主力人员。

对于家庭基础环境的落差, 黄易心里很清楚, 也很无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条定律同样适用于婚姻, 这是他渐渐被迫承认的事实。

但黄易从来不觉得自己低下, 就像他一直当诚实勤劳的父母是最伟大的父母一样。在他内心里, 容不得自己因为这种环境落差而去低头, 而去谦恭, 他做不到。

每当这种时候, 在老家被他抛弃的女友总会浮现在心头。那个和他相处了八年, 父亲是当地国税局副局长的第一任女友——她从来没要求过这些, 甚至她父母唯一的要求就是他要对他们的女儿好。

有时候黄易也思考, 是不是要求越简单, 越容易, 反而越难以实现呢? 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渴望拥有一份没有物质基础的爱情和婚姻, 在某个城市能遇到同样贫穷、执著的女孩子, 携手创造属于两个人的家庭和事业。好赖都是自己的, 没有比较, 没有落差, 风雨共赴。

他自己也苦笑, 笑这份柏拉图式的天真和虚妄。